



WORKS BY
VLADIMIR NABOKOV

天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朱建迅 王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赋/(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朱建迅,
王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12
(纳博科夫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The Gift
ISBN 978-7-5327-7884-3

I. ①天… II. ①弗… ②朱…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1119号

Vladimir Nabokov

THE GIFT

Copyright © 2001 by Penguin Books

The Gift by Vladimir Nabokov

Copyright © 1963, Dmitri Nabokov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图字:09-2018-561号

天 赋

The Gift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朱建迅 王 骏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邹 莹 王 源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80,000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884-3/1·4852

定价:5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35

VLADIMIR NABOKOV

The Gift

The Gift

天赋

献给薇拉

前言

《天赋》的大部分章节，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在柏林完成的；它的最后一章一九三七年完稿于法国的里维埃拉。《当代纪事》——一组前社会革命党成员在巴黎创办的一家重要的流亡者杂志——分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第六十三至六十七期）刊登了该小说，但却删除了其中第四章。该章被拒载，与书中第三章（二〇四页）瓦西列夫拒绝出版那部传记，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是生活发现它不得不模仿它所谴责的艺术的绝好事例。只是在一九五二年，该小说开始创作近二十年之后，它的完整版本才最终问世，由好心的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想象一下人们在俄罗斯现政权统治下居然有可能读到《天赋》，该是何等有趣的事。

我从一九二二年起一直客居柏林，与书中的男青年循了相同的时间轨迹；但无论这一事实，还是我与他共有的一些爱好，诸如文学和鳞翅目昆虫学，都不应该让读者说声“啊哈”，并且将构思者混同于他构思的人物。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我父亲不是中亚地区的探险家，虽说我仍然有望将来哪天成为这样一位探险家；我从未向济娜·梅茨求爱，也不曾为诗人孔切耶夫或其他哪位作家担心。实际上，正是从孔切耶夫以及另一个次要人物，即小说家弗拉基米罗夫身上，我看出了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本人的些许印迹。

在写作此书的年月里，我在重现柏林及其侨民聚集区时，不能像

我在后来的英文小说里描写某些环境时那样果断，那样无所顾忌。书中多处借助艺术技巧反映了历史。费奥多尔对德国人的态度，或许特别典型地反映了俄国流亡者对（柏林、巴黎或布拉格的）“本地人”那种粗鲁而荒谬的蔑视。再者，我笔下的男青年受到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的影响，该政权所处的时期与小说创作同时，而不是小说部分反映的那段历史时期。

知识分子的大量外流，形成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最初几年普遍移居国外的侨民中如此显著的一个群体，这在今天有如某个神秘部落的多次迁徙，它的那些鸟形符号和月形符号，现在正被我从大漠烟尘中逐渐发现。我们始终不为美国的知识分子所知（他们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认为我们只不过是些凶恶的将军、石油巨头、拿着长柄眼镜的瘦削的贵妇人）。那个世界如今已经消失了，布宁^①、阿尔达诺夫^②和列米佐夫^③消失了。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④消失了，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诗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们正在相继离世。他们在最近二十年的所谓“失去家园者”中尚未找到继承者，这些“失去家园者”已将自己苏维埃祖国的地域观念和平庸习气带到了国外。

《天赋》的世界目前是一个幻境，如同我的大多数作品，有鉴于此，我能以一定程度的超然的口吻谈论此书。这是我过去或今后的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它的女主人公不是济娜，而是俄罗斯文学。第一章的线索围绕费奥多尔的诗歌展开。第二章是费奥多尔文学进程中一次朝向普希金的突进，包括他尝试着描述父亲的几次动物学野外考察。第三章转向果戈理，但它真正的中心却是献给济娜的爱情诗。费奥多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一首十四行诗内的一个螺旋式结构，是第

① Ivan Bunin (1870—1953)，亦译“蒲宁”，俄国作家，一九一九年后流亡巴黎，以其短篇小说而闻名，一九三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Mark Aldanov (1886—1957)，俄国作家、批评家，曾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③ Alcksey Remizov (1877—1957)，俄国现代主义作家。

④ Vladislav Khodasevich (1886—1939)，二十世纪俄国文坛和侨民文学界最有名望的文学家之一，出色的诗人和翻译家。

四章的重点所在。最后一章糅合了先前所有的主题，并隐约暗示了费奥多尔梦想将来哪天写出的书：《天赋》。我不知道书中那对年轻恋人被打发走以后，读者的思路还能跟随多远。

众多俄罗斯天才作家加入了书中庞大而有序的阵容，致使本书的翻译殊为不易。我的儿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完成了第一章的英译，但由于自身事务的急迫，无法继续翻译下去。其余四章由迈克尔·斯卡梅尔翻译。一九六一年冬天，我在瑞士的蒙特勒认真修订了五章的所有译稿。我对每首诗歌的译文及散见于书中的若干诗行的译文负责。卷首的那段引语并非虚构。书中的最后一首诗则模仿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节。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蒙特勒

橡木是树。玫瑰是花。鹿是动物。麻雀是鸟。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P. 斯米尔诺夫斯基

《俄语语法教材》

第一章

一九二×年四月一日（一位外国评论家曾经说过，许多小说，例如绝大多数德国小说，都是以某个具体日期开头，唯独俄国作家保持本国文学特有的诚实，对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略去不述），一个多云而明媚的日子，下午将近四点的光景，一辆行驶着的深黄色加长搬运车，挂在一辆同为黄色的拖拉机上，后轮硕大无比，前面坐着一个家伙，无遮无挡。车在柏林西区坦嫩贝格大街七号门前停下来，车身前部装有一只星形排风扇，侧面是搬运公司的名字，蓝色字母有一码高，每个字母（包括一个方点儿）都镶着黑边，不怀好意地企图爬入邻近字母的领地。房子（我也即将入住其中）前面的人行道上站着一对男女，显然是出来接收家具的（我衣箱里的手稿多于衬衫）。男的身穿一件稍稍发绿的棕色粗呢大衣，微风过处，荡出一缕生气。他个头很高，浓黑的眉毛下垂着，上了岁数，灰白的胡须到嘴角变成黄褐色，嘴里无力地叼着根雪茄屁股，已经熄了，还有半截烟灰。女的体格粗壮，已不年轻，弓形腿，一张酷似中国女性的脸倒有几分姿色。她穿着一件俄国羔皮夹克，风从她身边吹过，携来一股品质上乘、只是有些过时的香水味。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瞅着三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脖子通红的壮小伙儿吃力地搬着他们的家具，就好像生怕被克扣了似的。

有朝一日，他暗自思忖，我得以此情此景为开头，创作一部厚重出色的老派小说。对于这个倏然而逝的念头，他不禁生出一丝讽意。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他内心深处那个代表他、却又超然于他的某个人

已经吸收了这一切，并且将其记录归档。他本人今天刚搬进来，处于尚未适应当地生活的状态，现在是头一回奔出去买几样东西。他了解这条街乃至整个街区：他原先寄居的房子距此不远。然而，迄今为止，这条街一直旋转和来回移动，与他丝毫不涉，今天它骤然停止。今后，它将甘愿成为他新居的延伸部分。

街道两边排列着一株株高度适中的椴树，纵横交错的黑枝条间悬挂着颤颤欲坠的雨滴，分布在即将绽出新叶的芽眼上（明天每颗雨滴都将孕育出一片碧绿的嫩芽）。整条街是宽约三十米的平滑的沥青路面，两侧色彩斑驳的人行道（手砌的，脚踩在上面很舒服），路面以几乎不被肉眼觉察的弧度拱起，始于邮局，终于教堂，俨如一部书信体小说。他睁着训练有素的眼睛，在街上到处寻觅某个令他每天心生隐痛、触目伤怀的事物，然而眼前却似乎没有任何类似的迹象，灰色的春日四处弥散的光线不仅无可怀疑，甚至有望使在晴朗的天气里势必显现的任何琐碎的东西变得柔和。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例如一座楼房的色彩，能使你嘴里生出些许燕麦片甚或哈尔瓦^①的难闻怪味；或是一座建筑物的某个细部，每回你打此路过，它都能分外醒目地吸引你的注意；或是一尊女像柱的令人气恼的仿造品，矮小的石像，没有高大的支柱，一点点重量便能将其压为齑粉；或是用一枚生锈图钉钉在树干上的一则早已过时、尚未完全撕掉的手写（淡淡的墨水，蹩脚潦草的蓝色字迹）告示，留下一角毫无意义、却被永久保存的残片；或是商店橱窗里的一件物品；或是一股气味，在最后时刻拒绝唤起它原先似乎准备唤起的回忆，依然躲在街道的某个角落里，神秘莫测，飘忽不定。不，诸如此类的东西一概没有（压根不存在）。他想，闲时琢磨一下三四家商店的顺序，看看自己对这种顺序符合其组合规律的猜测是否准确，兴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一旦发现最常见的布局，便能进而推测某个城市所有街道的大致格局，例如：烟店、药店以及果蔬店。在坦嫩

^① halvah, 一种由碎芝麻和蜜糖混合而成的甜食，原产于土耳其。

贝格大街上，这三家各处一隅，互不相连。也许，话说回来，它们之间的组合规律尚未形成，但在将来，依循对应补充的原则（随着商家的破产或搬迁），它们会以适当的形式渐渐聚拢：果蔬店回头一瞥，将穿过街道，以便起初与药店相隔七家店面继而相隔三家——颇似电影广告中彼此纠缠不清的字母找到各自位置的情形。最终它们当中总有一个悄然转身，回归正位（一个滑稽角色，新兵中不可避免地被逐出军营的杰克）。于是另两家店将等到邻近一处出现空缺，届时将一齐向街对面的香烟店眨眨眼，仿佛在说：“快，到这边来。”转瞬间，它们已站成一排，组成一列特有的队形。上帝，我对这一切厌恶至极：商店橱窗里的东西，外观单调的商品，尤其是拘泥刻板的交易方式，成交前后双方说出的使人腻味的奉承话！还有低眉垂首地瞅着适中标价的模样……优惠时慷慨大方的姿态……标榜自我牺牲的广告词……所有这些假充正经的拙劣表演，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蒙骗善良之辈。比如说，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就曾对我坦言，每当她在熟悉的商店购物，便恍若置身于一个异样的天地。在那里人们诚实守信，彼此体贴，她陶醉其中，倍觉温馨，不禁向那位笑得脸通红的售货员报以粲然一笑。

他走进的这种柏林商店，根据角落里摆放的一张小桌，桌上的一部电话机、一本电话簿、一盆水仙花以及一只大号烟灰缸，足可断定是一家烟店。这号烟店不卖他喜欢的俄罗斯过滤嘴香烟，他本想空手而归，但却意外发现店主那斑斑点点的背心上的珍珠母纽扣，以及那南瓜色的秃顶。是的，我一生中总是受骗挨宰，买了许多高价商品，该获得小小的额外回报作为补偿。

他穿过街道，走向位于街角的药店，突然一道光柱从他的太阳穴边掠过，他不由自主地转过头来，像我们目睹彩虹和玫瑰花似的很快笑了笑。只见一块白亮炫目的、平行四边形的天空正从车上被抬下来——一张镶着镜面的梳妆台，仿佛银幕一般，树枝清晰无皱的倒影从中掠动。它们摇曳着，徐徐而行，不过树枝并非自然摆动，而是由那

几个抬着这片天空、这些树枝、这张滑动的镜面的人身躯的轻微晃动引起的。

他继续朝药店走去，然而刚刚看到的情形——无论是使他感到亲切和愉悦，还是令他觉得意外和惶惑（恰似孩子们从干草棚坠入富有弹性的黑暗里）——替他释放出一股快感。连日来，它一直被埋在思想深处，只要稍受触动，便会攫住他的全副身心：我的诗集已经出版了。每当他像现在这样心潮起伏，想到刚刚付梓问世的五十多首诗时，他总会迅速地把整本书回顾一遍，于是，诗的节奏变得急促，犹如笼罩在瞬时生成的薄雾中，诗行忽隐忽现，令人捉摸不定。熟悉的词语匆匆流逝，在激烈翻腾的泡沫中打着旋儿。如果你定睛细看，会发现这股湍急的波涛已化作滚滚奔流的巨澜，就像我们很久以前常做的那样，从一座摇晃不停的磨坊桥上看着那些奔腾不息的水流，直到桥身变成船舫：别了！这种泡沫，这种游移不定，以及独自闪过的一首诗，在远处狂热地叫着，也许是喊他回家，所有这些，加上乳白色的封面，都融合在异常纯洁的狂喜之中……我在干什么？他想着，蓦然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走进隔壁商店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烟店老板找的零钱撂在玻璃柜台中央的橡皮垫上。透过玻璃台面，他隐隐瞥见了一瓶瓶珍贵的香水，女店员态度倨傲地注视着他那古怪的举止，旋即又将好奇的目光移向这只递过钱来却不知道要买什么的茫然的手。

“请给我拿一块杏仁肥皂。”他一本正经地说。

买到肥皂以后，他转身迈着同样轻快的步伐回到家中。房前的人行道上此时除了三张蓝色的椅子外别无他物，看样子是被孩子们放在一起的。搬运车里倒放着一架棕色小钢琴，两只小小的铁脚朝上，捆得紧紧的以免被颠起。他在楼梯上撞见了那几个噔噔往下走的搬家工人。在他按响新居门铃的当儿，他听见楼上的说话声和敲击声。房东太太把他让进门，说已经将他的钥匙放在房间里了。这个身材高大、收费昂贵的德国女人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克拉拉·施托博伊。这

在俄国人听来颇似“克拉拉与您同在^①”，既伤感，又坚强。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耐心等着的衣箱……眼下，先前那种闲适的心绪已经转为憎恶：但愿没人知道这种可耻可鄙的无聊苦闷，没人知道他不不停地抗拒反复出现的新住所邪恶的管辖，无法与完全陌生的物体同处一室，躺在睡椅上注定辗转难眠！

他在窗前站立片刻，凝乳一般白净的天穹上，随着暗弱的太阳的环行，不时出现一些乳白色的斑点。与此同时，搬运车凸起的灰色篷顶上，椴树纤细的枝影猝然奔向实体，可是未能成形便消失了。正对面的房子半截淹没在脚手架中，另外半截完好无损的正面石墙上，常春藤肆意延伸，蔓过了窗台。在从前院横穿而过的一条小径的尽头，他能看出一座煤窑的黑色标记。

孤立地看，所有这些是一种景象，正如房间本身是独立的实体一样，不过此时出现了一个中间者，使其成为从这个房间而非别处看到的景象。他心里暗忖，很难将墙纸（底色淡黄，印着淡蓝的郁金香）变成遥远的大草原。书桌的荒漠得耕耘很久，才能长出第一批韵文的嫩芽。只有等许多烟灰落在扶手椅下和它的缝隙里，桌面才适合旅行。

房东太太过来喊他接电话，他礼貌地佝下肩背，随她走进餐室。“第一件事，我尊敬的先生，”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你原先住处的房客们干吗这样不愿意透露你的新地址？你把门砰地一关就走了，对吧？第二件事，我得祝贺你……怎么，你还没听说？真的？”（“这事他还一点都没听说过。”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对着离话筒很远的某人说。）“嗯，那样的话，控制好你的情绪，注意听这则消息。让我来读给你听：‘迄今默默无闻的作者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最新出版的诗集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的诗歌天赋不容置疑……’你知道这些话，用不着我读下去，不过你今晚到

① “与您同在”的俄文与“施托博伊（Stoboy）”发音相似。

我们这儿来吧。到时候你就能看到整篇文章。不，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我的好朋友，眼下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无论是谁写了这篇评论，还是这篇评论在哪家侨民办的俄文报纸上发表。不过你若想了解我的个人看法，请勿见怪，我觉得此人把你捧得太高了点。这么说你愿意来？好极了。我们到时候等你。”

挂上话筒时，费奥多尔差点将桌上带有活动钢杆、拴着铅笔的电话座碰掉，他竭力想稳住，结果反而将它碰翻在地。接着他的臀部撞在餐具柜角上，走开时正从盒中掏出一根香烟也掉到地上。最后他错误地估计了屋门摆动的幅度，猛地推开门，响亮的回音使手托一碟牛奶、沿走廊来到门口的施托博伊夫人嘴里迸出冷冰冰的“哎哟”一声！他想告诉她，她那身绣有淡蓝郁金香的淡黄色衣裳很漂亮，她头上鬈发的分缝，脸颊上松垂突出的部位微微颤动，赋予她一副乔治·桑式的王者风范。她的餐厅已经达到完美的极致。但他仅仅向她投以欣喜的一笑，几乎给没有随猫跳到旁边的虎皮斑纹地毯绊倒。毕竟他从未怀疑结果会是这样，从未怀疑由几百位离开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的文学爱好者组成的这个圈子会立马赏识他的天赋。

我们面前放着一本薄薄的名为《诗集》的小册子（普通的燕尾状封皮，在最近几年跟前些年流行的封面饰带一样成为书籍装帧的时尚——从《月下梦幻曲》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拉丁文），收录大约五十首十二行诗，全部围绕一个主题：童年。在满怀激情地创作它们的过程中，作者一方面通过选择快乐童年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典型元素来概括所有的儿时旧事——这样它们读起来清晰明快；另一方面，他仅仅允许自己的真实个性渗入诗歌的字里行间——这样又似乎过于考究。同时他得尽力保持自己对游戏的控制，或是观察玩物的角度。汲取灵感的策略，激发思维的手段，诗歌的血肉，半透明散文的幽魂——这些表述性词语似乎为我们足够精确地总结了这位年轻诗人的艺术特点……他锁上门，掏出那本书，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他得即刻重读此书，赶在激情渐渐平息之前，以便检验这些诗歌出类拔萃的品质，

预先想象某位聪明、讨人喜欢而又名不见经传的评论家给予它们的高度赞誉。眼下，在他仔细品味鉴赏它们之际，他正在做的事情，与他刚才在瞬间想象中回顾全书截然相反。此刻，他像在以三维方式读诗，仔细探索每一首诗，它像立方体似的从其他诗集中取出，每一面都沐浴在和煦宜人的乡间空气里，这样的阅读过后，到了晚上他总是精疲力竭。换言之，读诗时，他再次利用一度由记忆搜集的所有素材，从中提炼出现有诗歌，并且重构一切，绝对的一切，仿佛一位返乡的游子，从一个孤儿的眼眸中窥见的不仅是自己年轻时结识的孤儿母亲的微笑，还有以骤然闪现的一束黄光为终点的一条林阴道，座椅上的那片赭色树叶，以及所有的一切。诗集的第一首诗名为《一只消失的球》，读者觉得天上正开始下雨。那样的一个傍晚，对我们北方的冷杉十分有利的厚厚云层聚拢在房子周围，林阴道已经从公园返回，准备过夜，公园的入口笼罩在暮霭里。眼下，放下的百叶窗将屋子和外面的幽暗夜色隔开，全然不顾各种家用物品稍亮一些的部分已经穿过房间，去占据漆黑一片的花园里几个不同高度的临时位置。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

游戏变得心不在焉，有些冷漠。上了年纪的她双膝跪地，痛苦地呻吟着，经过三个心力交瘁的阶段。

我的球滚到保姆的盥洗台下。

地板上一根蜡烛

紧紧追随阴影的边缘

来来回回，可惜球已消失。

然后伸进弯杆，

砰砰訇訇乱捅一气，

迸出一粒纽扣

接着出现半片烤面包干。

霎时间，球急速滚来，